

教学资源开发对外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影响研究*

西南交通大学 贾 蕃 集美大学 张海燕

外语教育技术研究

摘 要 文章旨在探究外语教师教学资源开发对其信息素养的影响。研究者对 9 名参与开发教学资源的大学英语教师开展了半结构化访谈及一学期的参与式观察,并对 65 份已开发的教学资源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发现,教学资源开发整体提升了教师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但教师在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子维度信息科研能力上无显著变化。另外,虽然教师的背景与开发经历不同,但教学资源开发过程对其信息素养的影响呈现较强的趋同性。这与教师信息化理论匮乏和相关培训缺乏有关。本研究对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外语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外语教育智能化改革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 信息素养 教学资源开发 教师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95(2023)05-0082-0006

DOI 10.20139/j.issn.1001-5795.20230513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教育政策规划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外语教育信息化地位也不断提升(胡杰辉、胡加圣,2020)。一方面,信息化时代科技的发展引发了外语教学变革。数字化教育新形态背景下,教学资源开发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新常态。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将信息素养纳入教师素养内涵,进一步明确了教师信息素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旨在探讨教学资源开发对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的影响,以期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外语教学资源建设的质量与成效。

2 文献综述

2.1 信息素养

信息素养已成为信息时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是对发现和使用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做出平衡判断的能力(CILIP, 2018),也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技能。目前类似的概念包括媒介素养、信息能力、信息技术等。相较于“媒介”,“信息”更强调一种时代的综合理念;而“素养”与“能力”“技术”相比,更强调后天形成的动态发展观,包含情感和价值观的理念。

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信息素养提出了不同的维度、模型与标准,包括《SCONUL 信息素养七支柱高等教育核心模型》《数字能力素养评估全球框架》等。国外提出的相关框架标准不仅聚焦教师使用技术创新教学,还强调信息素养对终身学习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国外信息素养框架的对象范围较广,针对外语教师的信息素养框架并不多见。张文霞、李淑静(2020)提出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要求其具备敏锐的信息意识、扎实的信息知识、较强的信息能力和良好的信息道德,善于运用信息技术解决大学英语教学的关键问题,发挥信息技术的最大效用。

梳理文献发现,过往研究大多聚焦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探讨(王海啸,2022),对信息素养的微观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李霄翔、陈西(2016)通过问卷和访谈调研了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状况,但该研究未探讨教学实践对信息素养的影响。教学资源开发作为教学实践的必备环节,其如何影响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值得学界关注。

2.2 教学资源开发

随着时代发展,教学资源的内涵已从狭义的课堂纸质用书扩展到广义的课堂内外多模态教学资源(贾蕃,2022)。教材由于编写目的、教情、学情存在差异,

* 版权所有 文责自负 *

教师在使用教材时通常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分析和研读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度补充,开发教学资源(刘道义、何安平, 2021)。已有研究表明,教学资源开发对教师素养和教师专业发展有重要意义(McGrath, 2021),不仅可以加深教师对教材的认知(Tomlinson, 2012),还可拓展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和空间(俞红珍, 2005)。

在宏观层面,有学者探讨了教学资源开发的原则与过程(贾蕃、徐晓燕, 2023)。在微观层面,也有实证研究探究了教学资源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的互动关系(Banegas *et al.*, 2020)。但整体来看,对教学资源开发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动态性特征关注不够。换言之,开发过程如何动态影响教师的信息素养有待进一步研讨。另外,教学资源开发主体的个体差异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也值得深入探究。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文所探讨的教学资源开发指教师在外语教学实践过程中,挖掘、补充、改编的显性或隐性教学资源,包括图片、音视频、文本、超链接、教学 PPT 等多种形式。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教学资源开发对教师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知识和信息伦理有何种影响?(2)不同背景教师的教学资源开发经历对信息素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3.2 访谈对象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是来自教育部重点理工科院校的 9 名大学英语教师(下文用 T1 至 T9 表示,见表 1)。所有访谈对象均参与了大学英语教学资源的开发。访谈对象的选取兼顾性别、学历、教龄、研究方向等因素,

以求全面反映研究概况。

3.3 数据收集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教师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提纲由三部分构成:第一,教师背景信息与教学资源开发经历描述,包括开发行为和活动。第二,教学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信息素养四个维度的变化,包括教师对教学资源开发的观点和开发过程的感受等。第三,开放性补充问题,涉及教学资源开发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延展性问题。访谈以一对一面谈形式开展,每次访谈约半小时,总计访谈时长为 21 小时 39 分。访谈过程中通过追问来提升问题的讨论深度。访谈结束后,研究者通过“讯飞听见”转写访谈内容共计 287,689 字,并摘录重点数据发给访谈对象进行确认。研究者还对教学资源开发的过程进行了为期一学期的参与式观察,共计 3 次,分布在资源开发初期、中期和后期,并收集了 65 份访谈对象开发的教学资源进行文本分析,对数据进行三角验证。

3.4 数据整理与分析

数据进行匿名处理后,研究者邀请两位质性研究经验丰富的教师共同讨论编码和分析过程,力求确保数据分析的客观性。在确定编码过程中,研究团队征集了专家意见,对已有文献的部分编码进行了修订和微调,主要体现在:第一,补充二级编码的维度。例如,秦美娟、何广铿(2009)提出的大学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框架中仅包含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两个维度。又如早期 Mishra & Koehler(2006)提出的 TPACK 仅关注了信息技术知识层面,忽略了能力以及信息伦理等重要范畴。我们通过文献梳理、专家论证,结合数据分析,最终确定了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知识、信息伦理四个二级编码。第二,微调一级编码的内涵。笔者将

表 1 受访教师信息

教师	性别	学位	职称	教师类型	研究方向	教学资源开发经历
T1	女	硕士	讲师	熟手	外语教学	1~5 次
T2	女	硕士	副教授	熟手	文学翻译	6 次以上
T3	男	博士	副教授	新手	英国历史	1~5 次
T4	男	博士	助教	新手	翻译史	无
T5	女	硕士	副教授	新手	外语教学	无
T6	女	博士	教授	熟手	英国文学	6 次以上
T7	女	硕士	教授	熟手	二语习得	6 次以上
T8	男	博士	讲师	新手	语言测试	1~5 次
T9	男	博士	讲师	新手	理论语言学	无

秦美娟、何广铿(2009)提出的框架中的信息能力子维度交流能力调整为教学能力,更加强调了外语教师这一身份的重要特质。又如,余丽等(2009)所述分类中信息和课程整合能力与信息能力的分类内涵有所重合。因此,我们将其并入信息能力的一级编码中。第三,调整个别编码的从属关系。例如,郭红霞(2012)认为信息道德的内涵大于信息伦理。结合访谈数据发现,这种分类混淆了道德与伦理的上下位概念,因此将信息道德调整为一二级编码,信息伦理调整为二级编码。

为确保信度,两名研究人员分别对数据进行主题分析,将访谈数据逐一对应于三级编码(见表2),对类属分析的不一致和分歧处,邀请专家确定,最后归类整理后得出结论。

4 研究发现

4.1 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指教师对信息活动的自觉程度与敏感反应程度,反映了教师对信息活动的情感、知觉和意志等心理品质。对访谈数据进行梳理发现,不同背景教师的信息意识经历了内在需求从较弱到较强的变化。T4作为刚入职教师,尚无教学资源开发经历,他指出:

“我之前没太关注。国家现在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这对我们青年教师是新概念,我之前也没有经验,所以现在得自己学习如何在网络上获取相关资源。”

T2之前有过多次教学资源开发经历,也表达出和T4类似的观点:

“新形势下外语教学需要有机融合思政元素,我

们得主动去找相关的教学素材,对我这种老教师来说,也得积极去学。”

可以看出,教师无论是熟手还是新手,都体现出学习新技术的主动性,对于如何挖掘教学资源有强烈的学习意识。这说明教师在感受力和内在需求方面都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意识。研究人员在后期的参与式观察中发现,教师的信息意识变得愈加强烈,有8位教师均主动提出需要持续提升自身的信息意识。随着时间推移,教师从初始的被动接受实施转变为开始思考如何高效开发教学资源,同时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体现较强的求知欲。

4.2 信息能力

信息能力是信息素养的核心,指教师批判地获取、聚合信息资源,用以解决实际问题并进行创新性思维的一种综合信息能力。虽然本研究中熟手教师T1在初次访谈中就提出其信息获取和管理能力相对较弱:

“我不太擅长去找和归类这些音视频材料。”

但研读其后期开发的教学资源发现,PPT中不仅涵盖了在线语料库、音频、文本资源的网络链接,还搜集了系列网站。此外,在本研究即将结束时观察发现,T1还掌握了系列教学资源获取工具,并按照教学资源的类别和话题分类管理。其他8位教师的做法均与T1类似,在资源库中对不同类型的教学资源有较为清楚的标识。

研究者还发现教师的信息评价能力也有一定提升。例如,在观察初期发现3位新手教师直接使用网络资源,未经加工和处理。随着资源开发的深入,教师

表2 数据分析框架

三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一级编码	访谈示例
信息素养	信息意识	信息感受力	大数据太厉害了,想要的(资源)分分钟找到(T1)
		信息化需求	不主动学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了(T5)
	信息能力	信息获取能力	我得去 China Daily 上找时政热点的英文版(T2)
		信息管理能力	是分不同文件夹存放的,有图片、视频、文字(T6)
		信息评价能力	视频内容对学生的导向不太好,不能用(T9)
		信息教学能力	在百度云里面和备课组的老师一起讨论(T7)
		信息科研能力	还不太会利用信息资源开展教学研究(T1)
	信息知识	信息理论知识	数据库理论和背后的东西不太清楚(T9)
		信息实践知识	抓取数据后如何操作这些内容还需要再学习(T7)
	信息伦理	信息安全	这是事关国家主权的安全问题(T2)
		信息道德	不希望别人拿我的成果直接用,得注明出处(T4)

开始对资源进行评价和改造,使教学资源更加情景化,符合自身教学的需求。T9 的访谈数据也印证了观察结果:

“视频我刚开始觉得能找到就不错了,就是直接用,后来发现不行。比如这个视频虽然是讲华为,但是视频带有特别明显的西方民族主义偏见,我就没有用。”

同时,所有教师的信息教学能力均有提高。参与式观察发现,T7 在初期仅关注寻找教学资源本身,并未将教学资源和学生个性化学习相结合。在教学资源开发过程中,T7 发现了这一问题,开始尝试应用平台数据监控教学进展,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并进行调整。这本质是从发现问题到做出教学决策的过程,数据应用的教学能力有所提高。

值得关注的是,访谈发现教学资源开发并未提高教师运用信息素养开展教学研究、申报教改课题、发表教学研究论文等信息科研能力。T6 提到:

“我自己感觉好像信息化教研能力没有怎么提高,总感觉开发教学资源和基于教学资源撰写教改论文是两回事,不知道怎么样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

参与式观察的过程也印证了上述发现,教师在教学资源开发的整个周期内较少关注和讨论如何利用教学资源开展相关研究,教师的信息科研能力没有显著变化。当被问及原因时,6 位教师指出“缺乏相关培训”。T1 认为现有培训仍然是信息化教学和科研“两张皮”,信息化能力的培训往往是专业技术人员,缺乏外语研究的相关素养;而论文撰写培训又脱离了信息化教学的话题展开。这说明信息科研能力的培训今后仍需进一步优化,另外这也可能与教师内在信息知识缺乏有关。

4.3 信息知识

信息知识是指教师教学时与信息有关的一切理论、方法和知识(余丽等,2009)。无论是对教师的访谈,还是对教师的行为观察上都体现出其信息知识的缺乏,这一现象在本研究开展的整个周期均无明显变化。T6 提出:

“我硕、博阶段都是研究英国文学的,对于这些信息知识确实不了解,以前也没有接触过。”

T9 虽然和 T6 是不同的研究方向,也体现出类似的观点:

“我博士阶段研究方向是理论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尤其是现在信息化时代的这些教学知识比较缺

乏,我也不太可能现在再去学,估计可能应用语言学的老师比较熟悉。”

研究人员在分析 T1、T5、T7、T8 四位从事应用语言研究的受访教师数据之后,发现与 T9 的预期不一致。这四位教师过往的知识体系未曾接受过信息化相关知识学习,主要都是传统的二语习得、教学法、语言测试等内容。

虽然经过一学期的访谈和观察,教师的信息知识有所变化,但都属于表象的、浅显的。例如,T5 说道:

“我感觉还是学了数据挖掘的基本知识,怎么样通过大数据快速提取教学资源,但我感觉效率还是很低的,而且感觉要学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在这个上面花太多时间也不现实。”

T1 的观点和 T5 类似,他认为:

“虽然学习了不少信息知识,但主要都是听别人讲,说实话没有自己去研究,基本都是别人给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研究发现,教师的信息基本知识、信息化教学理论知识、设计知识,数据基本知识、信息安全知识,信息技术与外语学科深度融合知识等,都较为匮乏。虽然个别教师信息知识有所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十分有限,且信息知识没有经过内化和深加工。

4.4 信息伦理

信息伦理指在获取、利用信息过程中必须遵循的信息思想、原则、手段和途径(李兆义、杨晓宏,2019)。研究者在收集 T3 第一次开发的教学资源时发现该资源未标明出处。当问及素材来源时,T3 意识到忘记标明视频出处。在中后期对开发的资源进行文本分析时发现,教学资源均得到了正确标注,相关材料也均标明了出处。在教学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对信息道德的理解也逐渐深入。T4 提到:

“我们在开发教学资源的时候就需要做到学术诚信,遵循网络资源的道德和伦理,尊重和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这实际上也是给学生一个很好的示范。”

研究人员开展的最后一次访谈中,T6 提到:

“我们的教学影响力有提升,我们的课件、音视频文件、试题库等,不仅是我们自己内部用,还会给其他学校用,建设的资源要实现地区共建共享……我们还专门请人管理,防范计算机病毒。所以在道德伦理、知识产权的安全保护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回顾研究进程发现,起初教师普遍不太重视信息伦理。但通过教学资源开发,教师对信息与数据的安

全知识、社会责任感、尊重知识产权等信息伦理的认知有了明显提高。

5 讨论

5.1 教学资源开发与信息素养的双向动态关系

分析发现,开发教学资源对教师的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伦理均有较为积极的影响,这与杨琰、胡中锋(2019)以及苏红、王银泉(2022)对信息意识、信息伦理和部分信息能力的研究结果一致。高校教师普遍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和信息伦理,信息能力也逐渐提升。然而,本发现与李霄翔、陈西(2016)的结果不尽一致。该研究发现大学英语教师信息技能较弱。本文认为,其研究数据来源主要基于教师自评,缺少同行观察等其他数据的佐证,教师自评结果的可信度有待进一步检验。更重要的是,信息能力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应当从历时视角予以考察。本研究通过一学期的多次访谈、课堂观察和文本分析发现,信息能力中多数子维度均有积极变化,进一步佐证了信息能力的动态发展规律。

研读数据还发现,教学资源开发与外语教师信息素养并非单向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互为影响的复杂特质。夏纪梅(2008)指出,教师对教学资源的多维度开发,可以有效提高外语教学质量,促进自身教学素养的发展。多种数据源显示,外语教师通过教学资源开发,有利于其信息素养的提升。以信息伦理为例,教师在教学资源开发的后期对其内涵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教师更加注重自身的信息伦理,希望自身成果被他人合规引用,同时给同行和学生带来正面示范效应。

另外,信息素养的提高对教学资源开发也会有积极影响。良好的信息素养是提升外语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教师信息素养增强,教学资源开发的效率和质量也会显著提高。以信息能力为例,本研究中受访教师的信息加工、整合能力越强,其教学资源编辑、整合、评价能力也随之提高。2021年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中指出,信息素养培育是高校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因此,面临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新一批“数码原住民”,教师角色需要发生转变。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引导者,教师更要成为学习者(Feiman-Nemser, 2012),提升信息素养和教学资源开发、建设能力。外语教师根据自身对教学资源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而结合学情和教情整合和开发教学资源,利用资源优势,提升外语教育质量。

5.2 信息素养趋同性特征的成因与启示

本研究还发现,虽然教师的背景与开发经历不完全相同,但教学资源开发过程对其信息素养的影响呈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如上文所述,教学资源开发过程中教师信息素养的三个维度均产生积极变化。此外,教师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子维度信息科研能力也均无显著变化。此结果与苏红、王银泉(2022)的研究结果类似,教师的信息知识水平和信息科研能力整体偏低。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外语教师缺乏信息知识的相关储备。本研究与杨琰、胡中锋(2019)的结论相左,其调查对象中有相当数量的理工科教师,对于信息类知识有过系统学习的经历。而大学英语教师有不少文学、翻译背景,职前教育较少涉及信息知识相关内容。即使对于如T8、T9等具有语言学背景的教师,目前信息化教学属于外语教育的新话题,传统课程体系当中鲜有涉及。由于信息知识的缺乏,教师缺乏开展相关教学研究的内驱动力。第二,信息化教学的培训力度不够。信息知识本质需要跨学科人才,涉及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目前专业人才的缺失导致培训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教学研究的成果产出能力受限。第三,信息知识与外语教学在学科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信息知识涉及较多理工科的复杂抽象概念,文科教师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储备。这说明外语教师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丰富自己的外语信息技术学科教学知识(胡加圣、陈坚林, 2013),解决信息知识与外语教学脱节的问题。

方秀才、陈坚林(2018)曾指出,针对外语教育的信息化政策较少,具体规划不足。因此,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发展计划,出台相应政策和标准保证教师信息素养和教学资源建设、开发能力的持续提升,并将其纳入考核指标中。学校层面应当鼓励教师加强教学研讨,开设信息素养和教学资源建设工作坊和培训课程,利用虚拟教研室改善教学实践,搭建学习、分享、展示和研究的平台。

信息素养和教学资源开发的质量提升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复杂工作,需要为教师提供持续的、规划性的、长远的专业服务。这不仅关乎我国外语教师队伍质量建设,更关乎外语教育质量。资源开发和信息素养的提升本身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教学设计的创新和教学理念的完善。教师需要以提升大学英语教学质量为基本前提,信息技术不是目标,教学资源开发也不是

唯一手段,终极目标是提升“全人”作为社会个体自身的发展。信息素养的发展和教学资源建设是系统化工程,需要由教师信息素养的发展,创造教师主动学习机会,推动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6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教学资源开发和教师信息素养正是新时代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收集质性数据,通过构建的信息素养框架,探讨了教学资源开发对外语教师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知识和信息伦理的影响,对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和外语教育有借鉴意义。本研究尚存在两点不足:第一,本研究仅以教学资源开发作为教学实践的一个案例探讨其对教师信息素养的影响,今后研究可深入讨论教师信息素养的其他影响因素,如教师信念、教师评价标准等。第二,本研究仅考察了一个资源开发周期,建议今后建立常态化机制,开发教师信息素养动态发展档案,追踪动态发展成效。□

参 考 文 献

- [1] Banegas, D. L., Corrales, K. & P. Poole. Can engaging L2 teachers as material designers contribute to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indings from Colombia [J]. *System*, 2020(4).
- [2] CILIP. Defini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B/OL]. Retrieved from <https://infolit.org.uk/ILdefinitionCILIP2018.pdf>, 2018.
- [3] Feiman-Nemser, S. *Teachers as Learners* [M]. Boston: Harvard Education Press, 2012.
- [4] McGrath, I.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Roles of EFL/ESL Teacher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21.
- [5] Mishra, P. & M. J. Koehler.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J].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2006(6).
- [6] Tomlinson, B.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J]. *Language Teaching*, 2012(2).
- [7] 方秀才,陈坚林. 中国高校外语教育信息化现状与规划建议[J]. *外语教学*, 2018(2).
- [8] 郭红霞. 信息素养促进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养成[J]. *中国电化教育*, 2012(5).
- [9] 胡加圣,陈坚林. 外语教育技术学论纲[J]. *外语电化教学*, 2013(2).
- [10] 胡杰辉,胡加圣. 大学外语教育信息化70年的理论与范式演进[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1).
- [11] 贾蕃. 中国外语教材评估研究30年(1990~2020)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2(1).
- [12] 贾蕃,徐晓燕. 思辨能力融入外语教材编写的实践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23(1).
- [13] 李霄翔,陈西. 信息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和教学绩效相关性研究[J]. *当代外语研究*, 2016(4).
- [14] 李兆义,杨晓宏. “互联网+”时代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与培养路径[J]. *电化教育研究*, 2019(7).
- [15] 刘道义,何安平. 英语教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与评价 [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2021.
- [16] 秦美娟,何广铿. 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内涵探讨[J]. *外语界*, 2009(5).
- [17] 苏红,王银泉. 数字人文时代高校智慧型外语教师信息素养提升策略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2).
- [18] 王海啸. 大学英语教师信息素养框架与核心内涵初探[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6).
- [19] 夏纪梅. 教材、学材、用材、研材——教师专业发展的宝贵资源[J]. *外语界*, 2008(1).
- [20] 杨琰,胡中锋. “互联网+”时代高校教师信息素养现状与提升策略[J]. *中国电化教育*, 2019(4).
- [21] 余丽,王建武,曾小珊. 教师的信息素养——信息技术与外语课程整合的关键因素[J]. *外语电化教学*, 2009(5).
- [22] 俞红珍. 教材的“二次开发”:涵义与本质[J]. *课程·教材·教法*, 2005(12).
- [23] 张文霞,李淑静. 新时代大学英语教学管理和教师发展的问题与对策——《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相关要点解读[J]. *外语界*, 2020(5).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社科项目“《理解当代中国》教材使用对教师专业发展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C23BS046)、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0SYLZDXM011)、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基于多模态语料库的贫困地区教师发展行动研究”(项目编号:19AYY021)、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项目“教材使用对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发展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3-06

通讯地址:610031 四川省成都市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贾)

361021 福建省厦门市 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张:通讯作者)

The Impact of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JIA Fan¹ & ZHANG Haiya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formation literac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9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were conducted. The study also carried out one-semester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collected 65 pieces of developed resource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resources has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overall awareness, abilities, and ethics regard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eachers'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research abilities. Furthermore, despite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experience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study, the impact of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on their information literacy exhibited similar patterns.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relevant training experiences. The study ma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